

老行当之皑皑雪融弹棉花

李晓伟

“弹棉花啊弹棉花，半斤棉弹成八两哟，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，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”。这是一部老电影里的插曲《弹棉花》，结合劳动人民的生活琅琅上口实属佳作。来这首歌即便现在听起，也是无限洗脑的存在。

小时候家在中大街仁义胡同附近居住，家门口就有一个弹花铺，店主和店内的情景，如今仍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居民婚嫁大喜前，不少市民必定要到作坊里弹上一两套体面的被褥，让新人们充分享受“里面三新”的温暖。这在当时，是婚嫁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所以，这家铺子相当忙碌，整日传出“嘭嘭嘭”的弹花声。

弹棉花在这座中原小城简称“弹花”，这个行当很辛苦。忙起来时，铺主一天到晚都得站着，而且，长时间的弹花，需要很强的臂力；弹棉花的时候屋子里飞絮弥漫，铺主会戴上一顶灰色的“线帽子”，往下拉正好遮住嘴巴和鼻子，以阻挡空气中飞舞的棉絮和灰尘。即便如此，也会被弹出的绒毛覆盖全身，整个人看起来毛茸茸的，笨拙而可爱。

这就证明，弹棉花不仅是个出力活，而且还是个脏活。一天下来，铺主的头发眉毛上都挂满了棉絮，不用刻意装扮，就很像个圣诞老人。很多人几十年弹下来，或多或少都有职业病，脊背上也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。

弹棉花的工具比较简单，一个木锤、一个棉花弓、一个磨盘。弹棉花时将弓用一根绳子在空中弓弦的位置正好在被弹的棉花上，弹棉被的人一手握住弓背，一手拿木锤敲打弓弦，弓弦在敲击之下，发出“嘭嘭、啪啪、嘭嘭啪啪……”有节奏的声音。

说起弹棉花，还真是一门老行当了。至于手工弹棉花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，现在已经不大好考证，但据记载在元代之前就有此业。元朝王桢《农书》卷二—《农器图谱》卷十九《絮絮门》附《木棉》载：“木棉弹弓，以竹为之，长可四尺许，上一截颇长而弯，下一截稍短而劲，控以绳弦，用弹棉荚，如弹毳毛法，务使结者开，实者虚。”这段文字记载得很清楚，所谓“弹棉”，就是棉花去籽以后，用弦弓来弹，一般是用旧棉重新弹，使其变得更加蓬松；也有用新棉弹的，如办喜事，儿子结婚、女儿出嫁的棉絮都是用新棉来弹。

弹棉花之前，铺主要先称好所用棉絮的重量；弹时用木锤频频击弦，使板上棉絮渐趋疏松；然后将棉絮的两面用纱纵横布成网状，用来固定棉絮。纱布好后，用木制圆盘压磨，让它平贴、坚实、牢固。经过多次压磨后，一床暖暖的棉胎就完成了。从弹、拼到拉线、磨平，一整套程序走下来看似简单，其实做起来很费时间，即使手艺熟练，一天也只能弹上一两床。如果是旧棉重弹，必须先除掉表面的旧纱，然后卷成捆，用双手捧住在满布钉头的铲头上撕松，再用弓弹。

弹棉花的店铺比较简单，但旧时多是上门服务。往往就在主人家的堂屋或者天井里，用条凳支上门板，即可以开工。

开弹时，师傅系一腰带，后插一木棍，用绳系住，左手持弓，右手持木锤频频击弦，当弓弦埋入棉花，声音低沉，没有余音；弓弦浮出棉花，声音高亢，余音较长。“嘭嘭嘭”，和三拍子节奏，手起槌落，门板上洁白的棉絮随着“啞啞、啞啞、啞啞”的弹花声飞舞。随着一声声弦响，一片片花飞，那一堆灰色的旧棉，经过弹匠的辛勤劳动，变得洁

白、柔软如新。

弹好的棉花还要碾压成型。师傅用一个厚木头做的圆盘，类似蒲团大小，人站在圆盘上来回移动，像扭秧歌一样一圈一圈来回扭着把棉花压实。

最后铺纱，恰似姜太公钓鱼。一根长竹竿牵着棉纱递向对面的下手师傅，接住后贴在棉被上掐断棉纱，如此往复。随着竹竿在空中来回穿梭，纤纤竹枝，颤颤点点，似蜻蜓在雪地上点水；棉纱均匀地铺在棉被上，纵横往来，又似蜘蛛在白絮中织网罗云。棉纱铺好后，锁一道边，再用木制磨盘在棉胎上来回轻压、碾磨，使之平贴，坚实。按民俗，所用的纱，一般都用白色，但用作嫁妆的棉絮必须以红绿两色纱，以示吉利，很快一床柔软舒适又暖和的棉被就加工成了。

他们用心地弹着棉花，那股认真的劲儿，就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由此可见，“弹棉花”还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手工艺。

有一首古韵《弹棉花》写得好：

腰身弯作一张弓，横披笠篋气若虹。

不藉吹拉自成曲，待加击打更生风。

搅来滚滚飞云舞，铺就皑皑积雪融。

情意缠绵犹未了，尽将与暖絮其中。

古时候，村里的私塾先生经常教孩子们猜谜语：“无锣无鼓去打槌，无池无水去钓鱼，无箫无笛声音好，无云无雨雪花飞”“不像琵琶不像琴，非曲非调自然音，癫狂柳絮随风舞，独钓寒江雪满身”……孩子们当然很少能猜出这些谜语说的是弹棉花，但这些颇有诗意的谜语，却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“弹棉花”一般是家传手艺，很多人祖上三代都从事这行，然后子从父业，耳闻目睹，孩子们自然也学会了这门手艺，继承祖业。即便收过几个徒弟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大多数都转行了，如今更是没人肯学这个了……

特别是进入新世纪，弹棉花也已发展为半手工、半机械化。许多弹棉花的老行家购入一些机器，如开花机、磨棉机等，逐渐开始机械作业，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，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床棉胎。据老行家介绍，有些店最多有二二十几个工人在店里帮忙，生意非常红火。

即便如此，“弹棉花”时，机器仍不能完全代替手工，棉胎的边角厚度很有讲究，需要中间厚，四边渐渐变薄，这样才暖和。也有一些老居民更信任这种老手艺，他们固执顽强地认为手工弹制出来的纯棉棉胎更厚实、更暖和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各种色彩斑斓的晴棉被、太空被、鸭绒被取代了老的棉花被褥，但留在弹花铺里铿锵的弹棉花声已成为儿时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是呀，尽管“弹棉花”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，但在漫长的弹棉花岁月中，弹棉花的手艺人日复一日把自己缠绵的情意絮进了温暖的棉被中。每当寒冬，大人孩子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盖着软绵绵的棉被，真的要感谢弹棉花的手艺人，是他们的辛勤劳动，给人们带来了寒夜的温暖回忆。

回想起儿时的“弹棉花”，就像一幅饱含岁月芳香的写意画。弹棉花的工匠们用充满力度的双手拨动着弹弓弦，发出“嘭嘭”的声音，冒出淡淡的“尘烟”的画面，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
天青恬淡 领秀千年

顾迎春

走进大美汝州，一件件天青色的瓷器瞬间攫住了我的眼睛，像遇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知己，又似一见钟情的邂逅。我被那些温润如玉、淡泊宁静的艺术品深深地陶醉了。

汝瓷之美，美在颜色。天青色给人以纯净、高雅的感觉，让你的心刹那回归宁静。相传，宋代那位擅长书画、艺术品位极高的徽宗皇帝厌倦了现有的御瓷，想让匠人烧制新瓷。这时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那抹天青让他倾心，于是就命令烧制天青色瓷。说着容易做着难，匠人们反复实验，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后来以玛瑙入釉，才使天青釉瓷得以问世。

汝瓷的颜色除了天青，还有粉青、豆绿、月白等，从不大红大绿，而是单一、纯净、简洁。它们不以炫色取胜，也不借助图案说话，以特有的单纯、内敛与人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。

汝瓷的色调是道家崇尚自然的本真表达。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天青色是大自然的颜色，是道之遵循；天青色也是生命的颜色，是生之不息、生之盎然。凝视那抹恬淡时，好似进入寂静、空灵之境，内心深处有清泉汩汩涌出。

汝瓷之美，美在简约。不论是生活用品盘、碗、盆、炉、花瓶，还是寓意美好的摆件，汝瓷都比较小，少有超出一尺的壮硕之物，且造型非常简洁，少附加、少夸饰，线条流畅，简约中流动着艺术的韵致、生命的灵动。简约不是简单，是汝瓷所展示的艺术境界，内蕴无比丰富。

汝瓷之美，美在开片。拿起一件件汝瓷端详，它开片的纹路如蟹爪，似梨皮，状如芝麻花，为汝瓷的简约之美增添了低调的奢华。泥浴火重生，开片是它走入人间的华丽蝶变。那叮叮淙淙的声音，是它挣脱火的炙烤、涅槃重生后发自内心的从容歌唱。

就这样，汝瓷身着天青衫彩，轻声细语地来到了你的面前，不想惊动谁，却震惊了世界，领秀了千年。

汝瓷创烧于唐代中期，因其窑口在平顶山汝州而得名。北宋后期，汝窑逐渐被皇家垄断，成了汝官窑，当时“汝河两岸百里景观，处处炉火连天”，可见汝瓷产业的兴盛。

汝瓷因其“体轻巧，内含秀，香灰胎，玛瑙釉，芝麻钉，釉裹足，青如天，面如玉，蝉翼纹，晨星稀”的特点，为世人所推崇，居“汝、官、钧、哥、定”五大名瓷之首。汝瓷中天青釉瓷最为有名，“似玉非玉又胜玉”，用手触摸，手感润滑如脂，犹如摸到丝绸一般。

汝瓷传世品不足百件，件件价值连城，历代帝王都把它视为至宝。艺术大师李苦禅曾写过这样一句话：天下博物馆无汝瓷，难称尽善尽美也！汝瓷的魅力让人惊叹，这么美的东西是怎么烧制出来的呢？带着疑问，我走进了玉松汝瓷厂。参观生产流程时，只见匠师神情专注，有的在和泥，有的在拉胚、画胚、修胚，还有的在上釉、烘烤、烧窑……制作工序十多道，每一道都是精细活儿。和专业人士攀谈，了解到汝瓷烧制工艺复杂，烧成难度大，对汝瓷坯、釉原料的选料十分严格，对配方及火候的要求十分考究，一窑下来所得精品极少，可谓“制汝瓷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了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汝瓷一片”的说法。

中年邂逅汝瓷，真好！与它相伴，心会屏蔽世俗喧嚣，变得恬淡、温润、宁静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：人活到极致，一定是静与简。

现在，汝瓷已经成为平顶山靓丽的名片，匠师们的创新、奉献精神已融入汝瓷的血脉骨髓，使汝瓷振翅有力，翱翔无涯。

转自《平顶山日报》

崆

峒

山

崆峒山位于温泉镇西北约3公里处，距市区30公里。

古时的崆峒山，东、西、南三面为广成泽，水天一色。汉时辟为广成苑，周回百里，林木葱郁，鸟兽成群，为皇家校猎之地。这里气候宜人，四季如春，百花竞放，时而细雨如烟，山水迷濛，犹如仙境。每到九春三秋，天朗气清，常有轻雾自山坳袅袅升起，雾中有时还隐现“粉堞（白墙）青甃（青色基石），绵亘数里，楼殿缥缈，车马喧阗，花木灿烂”的奇异景象，但又“数息便漫不复见矣”。这是日光在广成泽水上经过折射而形成的“海市蜃楼”现象，被列为汝州八景之一——崆峒烟雨。有诗云：“一片空濛晓欲流，许多岚翠拥峰头。尚留王气瞻奎驾，无数仙城幻石楼。缥缈浑疑蓬岛境，萧疏恍入洞庭秋。山中谁系苍生望，愿作甘霖遍九州。”

据正德《汝州志》记载，崆峒山上有丹霞院（即广成子修道之处）及崆峒观，山下有洞。1941年山上还有广成殿，殿前有山门和钟楼。向南有升仙石、道士塔。山根处有艸公碑十余座。东侧有戏房8间，山半腰处有洞口。山下东南方有道士井，井旁有石龟。1942年，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一带驻扎，山上的房舍被扒掉，之后，其他建筑也相继被毁。正如元朝进士张政诗云：“丹灶烧残榭叶烟，蒙蒙细雨洒风前。广成仙子今何在？留得崆峒一洞天。”近些年来，群众又在山上修建了广成殿和其他庙宇，前后两排，计有17间，除供奉广成子外，尚有祖师、老母、药王、三官、观音等。庙宇的西北方建六角七层空心砖塔一座。

崆峒山并不高峻峭，海拔只有320.1米，然而由于传说上古时期高士广成子在此修道，

轩辕黄帝又曾问道于此而闻名遐迩，正所谓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

广成子，名大贞，不仅学识渊博，品德高尚，而且很注意养生学的研究，老而不衰，鹤发童颜，耳聪目明，谁也不知他有多大年纪。轩辕黄帝很想向他讨教治理天下的方法，学习养生之术，于是询问起他的去处。浮丘公答道，他常去崆峒山，天下崆峒有五，现在可能在中崆峒。中崆峒即是地处中原的汝州崆峒山，轩辕黄帝从他的老家新郑出发，登具茨（山名，在今新郑、禹州交界），过襄城访大隗，迤邐来到广成泽边的温泉，先在温泉里洗了个澡，就在温泉西北边的小山上住下，第二天，乘筏渡水到了崆峒山。黄帝住过的小山，因奎驾在此停留，群众又叫“奎驾山”。隋朝时在这里修造了大型水库，可“溉田千顷”。现在这里是涧山水库，继续为人民造福。

黄帝见了广成子，看他立如松，声如钟，神志清明，意念安闲，真有常人不及的健康之状，便问他用什么方法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。广成子说：“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欲飞，勿劳尔形，勿摇尔精，勿思虑营营，昏昏默默，乃可长生。”为表感谢，黄帝命乐队奏了一曲《钧天》之乐，广成子被黄帝的平易近人、不耻下问的精神所感动，取出《阴阳经》两卷赠给了黄帝。

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黄帝问道崆峒山”的传说。

选自《汝州人文史话》

供稿：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

汝州人文史话

焦村的来历

汝州市焦村镇政府所在地焦村，从前不叫焦村，叫左村，说起来这事还有一段故事哩。

相传，李自成头一次打汝州时，在纸坊镇长阜街和明军大将靳於忠对阵。靳於忠曾任工部尚书，为官清廉正直，后来受奸臣排斥，把他贬到汝州带兵。靳於忠很会带兵打仗，和李自成交战时，按兵不动。李自成急于攻寨，夜里亲自带人化装到寨前侦察地形。靳於忠出了伏兵，一下子活捉了李自成。靳於忠见李自成是个少有的人才，有心把他放了，又摸不透手下人的心思，就心生一计，召集手下人说：“我昨天晌午头歇晌儿，刚迷糊一会儿，梦见绑李自成的柱子上盘了一条龙。”手下人一听，都愣住了，议论纷纷说：龙是贵相，随着李自成，莫非那李自成是真龙天子下凡。赶快把他放了吧。靳於忠借坡下驴，就把李自成放了。

这事儿后来被朝廷知道了，就派钦差到汝州，来捉拿靳於忠回朝问罪。勒於忠见势不妙，就把手下人全部发遣盘遣散回乡，自己单身进了焦村北边的紫云山仙人堂隐居了。

李自成被靳於忠救了命，老想着报答靳於忠，可是又不知道靳於忠在啥地方。第二次李自成带兵打到汝州时，为了报答靳於忠，他提前派人到焦村被救的地方，捎话给老百姓，说大兵所到之处，家门插红旗，可保家不被烧，人不被杀。因此李自成兵到，谁家插了红旗，都平安无事。左村人一律改姓为村中另一大姓焦姓了。李自成后来果然破了左村，派人一问，村中人差不多都姓焦，只好收刀没有大开杀戒。

左村从此改为焦村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如今焦村南边四里外的泰山庙里，有一座碑文上边还写着焦村原来叫左村的事哩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民间故事